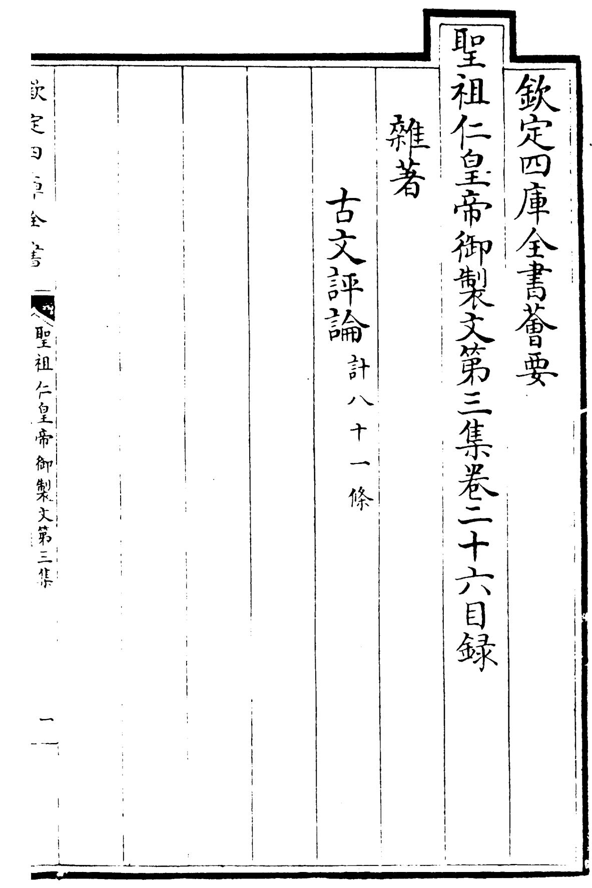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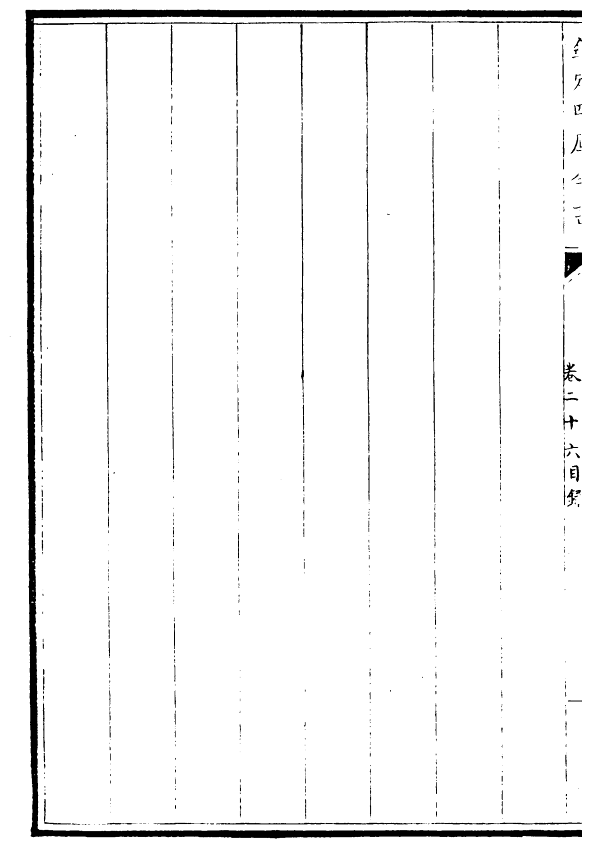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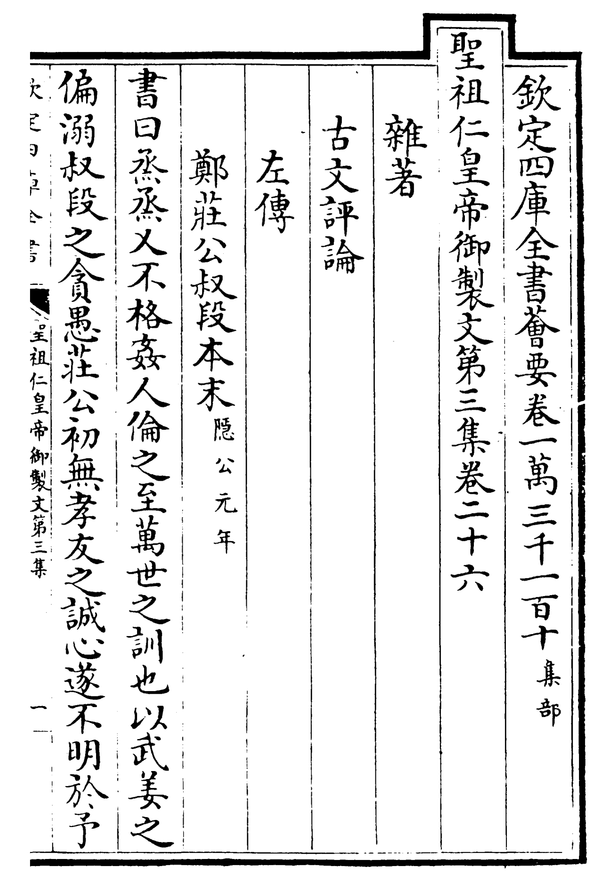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六目録

雜著

古文評論 計八十一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一百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六

雜著

古文評論

左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書曰烝烝乂不格姦人倫之至萬世之訓也以武姜之偏溺叔段之貪愚莊公初無孝友之誠心遂不明於予

奪之大義養成弟惡而後以兵取之其失德多矣

衛石碏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石碏之諫卓然千古正論有國有家者不可不三復斯言

魯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

辭義堅正有典有則

鄭伯侵陳隱公六年

一篇之中論斷多於序事是史家又一格歐陽五代諸

傳每得此法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 隱公十一年

鄭莊公入人之國而不利其土地雖怵於齊魯猶庶幾能以私自克者君子許其有禮亦善善長之義也

魯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典贍之中姿致蔚然呂東萊所謂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切至者此類是也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季梁在而楚不敢伐隨宮之奇行而晉即舉虞合二國之事觀之可以見用賢之效矣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戰勝而驕者必敗讀此可以知兵

魯齊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兵法貴知彼知已此篇約略盡之

晉獻公嬖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觀獻公之行事雖非驪姬二五亦無不亂之理此人事

亦天道也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閔公二年

申生之禍機牙已成雖無偏衣金玦其得免乎左氏雜引諸臣之言變化錯綜文特古藻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楚勢日强召陵一盟而俛首聽命齊桓屈服之功大矣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前段文勢緊峭後段藻色紛披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僖公七年

於召陵見君臣之義明焉於甯母見父子之倫正焉左氏於此二事叙致特詳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也

晉秦韓之戰僖公十五年

韓之戰其曲在晉秦獲晉侯而因晉人之憂慼卒歸而禮之穆公於是乎有君人之度矣

晉陰飴甥對秦伯僖公十五年

飴甥立言之妙能使秦伯降心以從千古第一詞令也

宋楚泓之戰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忍於鄙子而不忍於二毛謂之曰仁吾不信也公羊擬以文王之戰謬矣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僖公二十三年

總十九年所歷各國之事而合敘之貫穿簡括此史家列傳體所從出

富辰諫襄王僖公二十四年

富辰欲王忍小忿以扞外侮亦自有見然至逆王命而

執其使抑亦甚矣不能申明君臣之大義而但以親親為言豈正論乎宜無以動王之聽也

魯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讀此等文字可見當時諸侯猶畏名義先王之澤未衰

晉文公始霸 僖公二十七年

晉為三軍謀帥而必曰說禮樂敦詩書以戰功取霸而必曰文之教此等議論識見非三代以下人所及

晉楚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八年

城濮召陵霸功之大者召陵之師責包茅之貢問膠舟之罪何等辭嚴義正城濮之戰執宛春許曹衛以致蒙馬虎皮曳柴偽遁兵家陰謀無所不用此桓文譎正之分也

鄭燭之武說秦伯 僖公三十年

晉之伐鄭本以其無禮貳於楚特借辭耳故是役也晉主而秦客燭之武之言易入者以此

秦蹇叔諫穆公襲鄭 僖公三十二年

違棄老成之言自古鮮有不敗者穆公敗而知悔庶曰能賢惜其能悔而不能改日尋干戈而未有已也

秦師自鄭入滑僖公三十三年

秦師至滑而鄭不知微弦高之智鄭亦殆矣文逸宕多姿

晉敗秦師于殽僖公三十三年

是時晉鄭未睦秦師之東又非加兵於晉乃藉同姓為兵端而衰絰以從戎事是亦不可以已乎

魯躋僖公 文公二年

弗忌之躋僖公所謂非禮之禮夫子責其不智左氏譏其失禮聖賢所見畧同

秦穆公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秦伯終任孟明以成王官之捷可為千古用人之法

宋樂豫諫昭公 文公七年

親之以德一語自是本原之論不專為宋公道

晉郤缺說趙宣子 文公七年

此篇深得懷柔之道宣子能用善言其相晉君以王齊盟也不亦宜哉

魯季文子出莒僕文公十八年

辭義典重高陽氏以下一段太史公全採入舜本紀

王孫滿對楚子宣公三年

問鼎逆節之萌也王孫滿之對一毫委蛇不得必如此辭嚴義正始足以杜覬覦之端折强臣之氣

楚子入陳宣公十一年

既縣陳矣聞正言而復之申叔深得納誨之方楚王亦有虛受之量

楚子圍鄭宣公十二年

鄭詞遜順得以小事大之體所以能不失國

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

傳文莫多於此而中間述言叙事繁冗纖悉秩然不亂粲然不遺典而雅富而豔奇而法曲而詳諸美具矣

齊衛新築之戰成公二年

諸侯請隧大夫請曲縣繁纓僭越之端上下一轍記孔
子之言所以立萬世之防也

齊國佐對晉人 成公二年

鞌之戰齊之君臣以驕而致敗晉之將帥以和而有功

晉郤讓功 成公二年

此篇僅百餘言所以處父子君臣僚友之道皆見

晉鞏朔獻齊捷于周 成公二年

義指嚴正辭氣温醇深得王朝誥誡之體

晉知罃對楚子成公三年

當時敦尚節概故罃之對楚王其詞强直如此

晉韓厥謀遷國成公六年

土厚水深地利也民從教人和也立國之道兩言盡之晉侯不從諸大夫而惟獻子是從可謂能擇善矣

劉子論成肅公受脤成公十三年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語極純粹故朱子稱之大段亦醇正無疵非復春秋氣矜之習

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

晉楚鄢陵之戰范文子始終持不輕戰之議可為老成謀國不以勝楚而微有矜心也其論外寧內憂與孟子生於憂患之言正相發明

晉悼公復霸成公十八年

晉悼公初政發令用人一時井然釐舉壁壘頓新文亦簡嚴有法

祁奚請老襄公三年

善善惡惡之間因有私心而後有嫌疑故避嫌非君子之道也祁奚之心忘乎讐與子而唯才是舉心如皎日何復嫌疑可為後世人臣舉賢之法

晉魏絳對晉侯 襄公三年

魏絳之行法晉侯之謝過親親賢賢兼得其義

晉悼公緜上治兵 襄公十三年

卿大夫民之表也堂陛之上有競進之心無恬讓之雅何以化民成俗晉諸卿偕讓於上民以大和表正影端

其捷如此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

典重醇茂處似國語在左傳中别為一格

宋子罕辭玉襄公十五年

古帝王捐金抵璧不貴異物惟賢材是重稼穡是務知國家之所寶在此不在彼也獻玉而子罕不受可謂智矣

魯臧孫論詰盜襄公二十一年

古人不納叛臣葢所以昭君臣之大義明古今之大防不貪其利而容之也邾庶其竊地來奔魯國容之臧武仲謂之賞盜其旨嚴矣

鄭子產論重幣 襄公二十四年

潔己澡躬臣子之義悖入悖出古訓所戒子產象齒焚身之論最為深切著明當官者宜銘諸座右

子產然明論政 襄公二十五年

為政者保愛善良如農夫之育嘉穀翦除奸慝如農夫

之去惡草故曰政如農功

吳公子請觀周樂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以樂論列國之風上及三代之盛衰如指掌即孟子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也三百篇即當時樂章其審聽入微處尤當與六義參看

衛北宫文子相襄公如楚襄公三十一年

鄭國多材亦由子産善於委任使各用其所長耳

子産不毁鄉校襄公三十一年

古帝王懸鞀設鐸以察邇言正所以通幽隱廣聞見也子產不毀鄉校以達輿情故孔子稱之

子產論尹何為邑 襄公三十一年

喻政以美錦又喻以田獵所以深著不學而仕之戒文勢逐段相生奇峭古雋如層巒複水足令尋繹不窮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公三十一年

經緯家國之謂禮容止進退之謂儀分別本末處入微

子產論晉侯疾 昭公元年

子産之論典而核醫和之論奥而博文特雄竒排宕古色陸離

晏嬰叔向論齊晋　昭公三年

晏嬰叔向論齊晋之失切中情事可謂智矣但二子皆國之大臣明知其失而不能救體國之忠之謂何詞語古藻勁峭左氏之腴也

晋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公四年

此篇論險不可恃一段精嚴雄闊左傳中堂堂正正之

魯申豐論雨雹 昭公四年

古人重藏氷伐氷之禮以其為爕陰理陽助流德化之一事也

晉女叔齊論魯侯 昭公五年

以法紀政令為禮之大綱據國勢以立論切而不浮

楚薳啟疆論辱晉 昭公五年

韓起叔向皆晉之賢是時晉國人材方盛故楚畏之而

不敢辱古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於此益信

鄭人鑄刑書 昭公六年

子產之鑄刑書用重典以救弊叔向之論刑書在修禮以勝刑一則權時之宜一則經久之道也

芋尹無宇對楚子 昭公七年

無宇始而斷楚子之旌既而執人於王宮楚子終不加罪殆亦賢其斷旌而容之與

魯孟僖子論禮 昭公七年

孔子千古禮義之宗孟僖子早知之命其子學禮在春秋時可謂卓識推論孔氏先德遡源成湯以及正考父之主敬世德相承毓為至聖淵源遠矣

晉師曠論石言 昭公八年

師曠因怪異而進正言得諫君之體

晉屠蒯諫平公 昭公九年

古者諫無專官前後左右暬御之賤咸可讜言規正所謂工執藝事以諫也膳宰之諫晉君饒有古人風義

楚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抑揚頓挫古雋峭潔極文勢之奇祈招一詩見古人諷諫遺意

晉荀吳不納鼓叛人 昭公十五年

荀吳不以土地之利而納叛亡待其食竭力盡然後取之城克而不戮一人在春秋時猶可謂仁者之師

郯子論官名 昭公十七年

古藻詳核斑駁離奇述官制處所謂賢者識其大者

晏子諫誅祝史昭公二十年

此篇言當以誠信事鬼神而福祐自至不當歸咎於祝史可破從來矯誣之惑文則典正弘麗博辯多姿

晏子論梁丘據昭公二十年

晏子辨和同議論極正大條暢可裨廟謨

鄭子大叔對趙簡子論禮昭公二十五年

此篇論禮首舉天經地義洞見本源故議論精微閎暢禮運禮器諸篇悉本於此

晏子論禳彗昭公二十六年

晏子首論彗星謂修德可以勝災繼論陳氏謂修禮可以已亂古人因事納忠之義切矣齊侯悅其言而不能用殆所謂悅而不繹者與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公二十九年

尚德緩刑為治之要斯篇與鄭鑄刑鼎同意文復簡潔

邾黑肱以濫奔魯昭公三十一年

邾黑肱以賤而書名惡之也不使叛亡者得掩其名則

人皆知所儆畏此春秋筆削之法所謂一字之誅嚴於斧鉞也

衛祝佗爭先蔡 定公四年

此篇歷舉先世典故文勢洋洋纚纚如潮如海理正而詞采復工

孔子相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聖人於樽俎之間雍容片言折强鄰之威合二國之好反汶陽之田良由盛德動人詞嚴而義正也

楚子西論夫差將敗 哀公元年

國之强弱視其君之志氣志氣振舉則國勢日强志氣頽靡則國勢日削自古未有不勤恤其民而可以戰勝攻取者也觀闔廬夫差之勝敗益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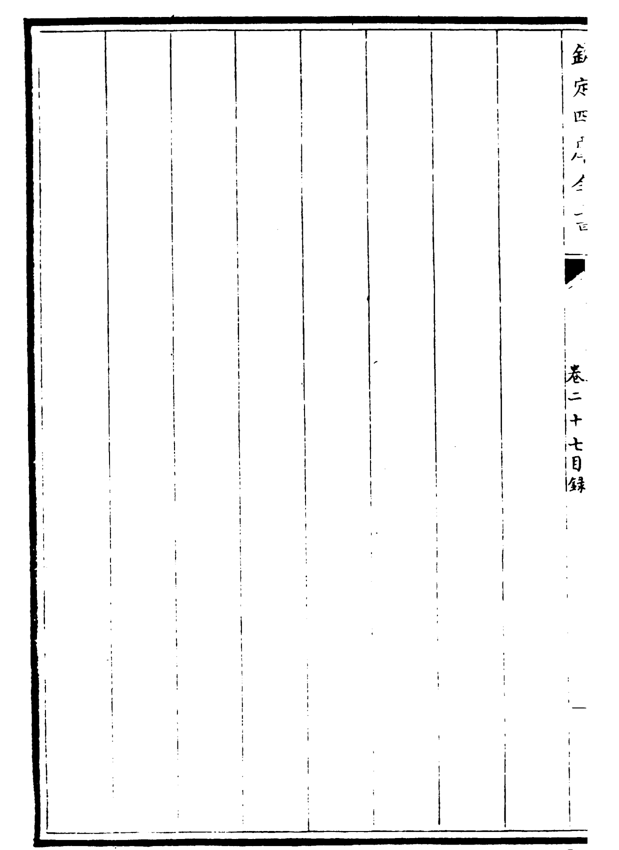
仲尼論用田賦 哀公十一年

聖人論國賦處要言不煩故易曰吉人之辭寡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七目録

雜著

古文評論 計七十六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一百十一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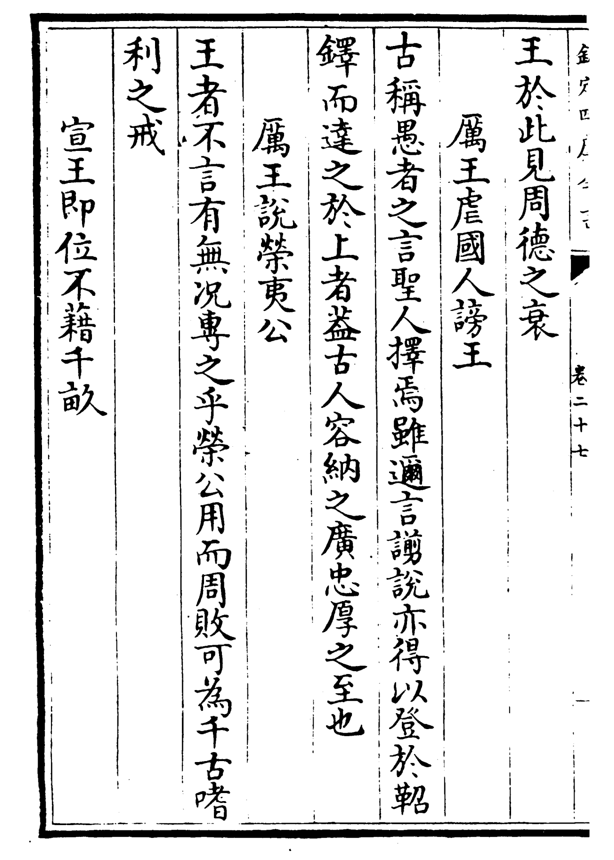
雜著

古文評論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布令修德不勤兵於遠自是先王撫馭荒服之要道穆王以不享征之棄祖訓矣故先儒謂國語列周國風列



王於此見周德之衰

厲王虐國人謗王

古稱愚者之言聖人擇焉雖邇言謭說亦得以登於鞀鐸而達之於上者葢古人容納之廣忠厚之至也

厲王説榮夷公

王者不言有無况專之乎榮公用而周敗可為千古嗜利之戒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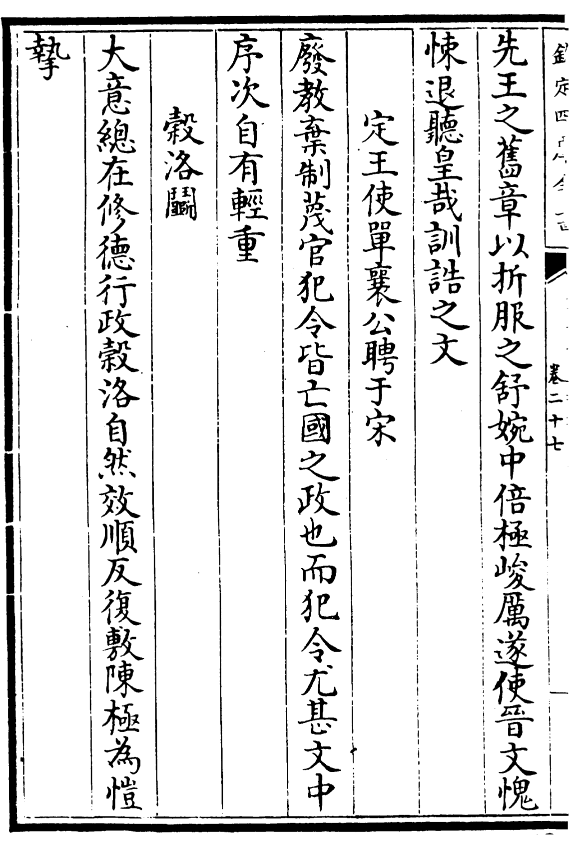
周禮因井田而制軍賦故務農講武相為表裏篇中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二語正見兵農之合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古者治民之官日與民相習故不料而知其多少至宣王時農務漸弛因師敗而遂有料民之舉治兵急而治農之政愈緩矣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

晉文自以功在王室侈然自大妄請天子之禮襄王舉



先王之舊章以折服之舒婉中倍極峻厲遂使晉文愧悚退聽皇哉訓誥之文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

廢教棄制蔑官犯令皆亡國之政也而犯令尤甚文中序次自有輕重

穀洛鬬

大意總在修德行政穀洛自然效順反復敷陳極為愷摯

周景王將鑄大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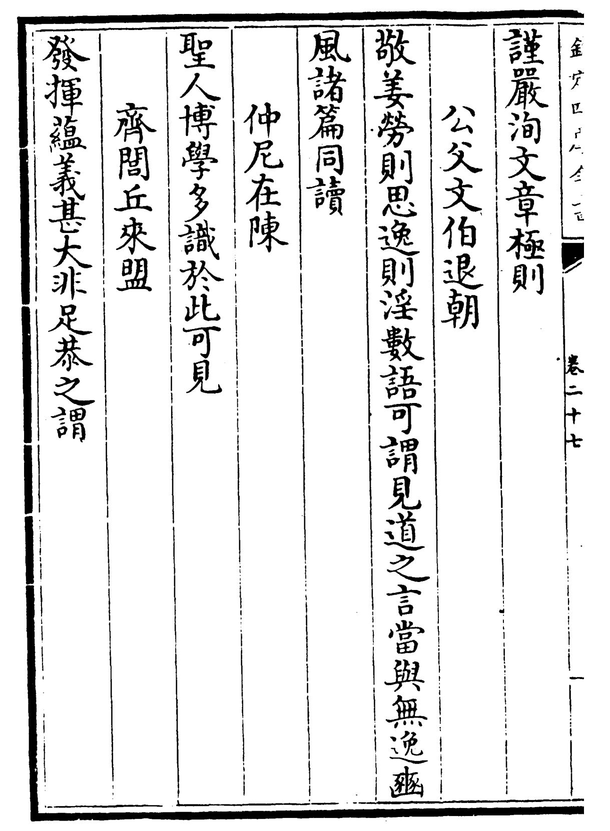
景王改鑄大錢原以救災備患然不合民情故單穆公以為佐災可見王道在乎因民

海鳥曰爰居

無名之祀聖王不錄曲禮曰淫祀無福則妄祀亦何益哉此篇可與禮經相發明

宣公夏濫于泗淵

藏器不如寘里革於側所謂在人不在笏也通篇典麗



謹嚴洵文章極則

公父文伯退朝

敬姜勞則思逸則淫數語可謂見道之言當與無逸豳風諸篇同讀

仲尼在陳

聖人博學多識於此可見

齊閭丘來盟

發揮蘊義甚大非足恭之謂

桓公自莒反于齊

鮑叔薦管仲於桓公委寄以齊國之重卒能顯名諸侯取威定霸孔子亦許其功而稱其仁則鮑叔之推賢桓公之善任皆彰彰於後世矣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規畫明整治國如治家誠霸佐才也

桓公欲從事于諸侯

鋪叙霸功幾同王道但其親睦諸侯全是以謀以力王

霸之所由分也至文之簡練典重洵是史漢紀傳之祖

文公問于胥臣

有聖質然後有聖學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質與學相須之義

叔向見韓宣子

大夫憂貧寧獨身之災殃將及國故治世首禁官邪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葴

楚莊伯者猶鄭重國本甚矣豫教之宜備

靈王爲章華之臺

敷論舂容博大如聆黄鐘大吕穆然清廟之音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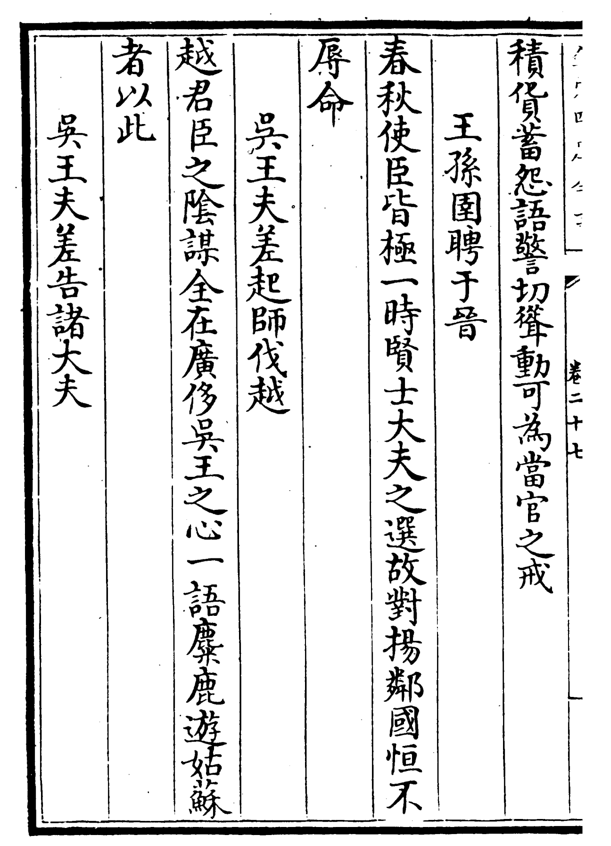
聞倚相之言惕然而懼子亹可謂能受善矣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用以自詰三代盛王所由隆也

靈王以規爲瑱禍及乾谿宜哉

鬭且廷見令尹子常



積貨蓄怨語警切聳動可為當官之戒

王孫圉聘于晉

春秋使臣皆極一時賢士大夫之選故對揚鄰國恒不辱命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越君臣之隂謀全在廣侈吳王之心一語麋鹿遊姑蘇者以此

吳王夫差告諸大夫

申胥事前之言洞若觀火吳越之興亡決矣固不待鴟夷投江時也

吳王還自伐齊

吳之申胥楚之范增老謀不用屈志而死千古同慨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

陰謀猛鷙君臣夫婦致死一心積之二十年吳安得不亡記者歸美之於下羣臣集衆謀有以也夫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

敬怠之分治忽所由關也無時不敬則可以久安長治句踐不能敬之於始既危而後懼隱忍圖功僅乃獲濟亦幸矣哉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大一統之語實有關於名教葢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之意

癸未葬宋繆公隱公三年

公穀文短調間用長句亦復逶迤有致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以吞滅為念則復讎為長亂之階以雪恥為心則復讎為大義之舉故公羊於襄公猶有取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僖公三十一年

魯郊非禮孔子修春秋因卜郊而寓意諸儒論之詳矣惟公羊簡而盡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非由外鑠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一語何等剴切

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王者無求一語持論正大若穀梁所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非篤論也

世室屋壞文公十三年

昔魯公之魯而周公仍留治東都以繫天下之望公羊所謂欲天下之一乎周者是也何休註公羊以為嫌於

周公之魯則恐天下迴心趨鄉之何其淺視乎成王周公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宣公元年

讀此傳知古君臣之間去就有禮春秋時不能盡然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六年

比事屬辭層折盡致較左氏尤勝

冬葬許悼公昭公十九年

聽止赦止見春秋筆削大公無私此與趙盾事遂為實

録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章法之妙若斷若續忽合忽離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伯夷叔齊之讓國求仁而得仁泰伯虞仲之讓國避地以興周若隱之讓國則成惠公之邪心啟桓公之篡弑故曰小道也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四年

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故穀梁子以為志不敬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公二十八年

觀此見積貯備荒有國家者之急務國非其國君子譏之

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

三傳無異同而穀梁叙事簡要文尤逸宕

諸侯盟于首戴僖公五年

篇中以尊王為主亦反經行權之意

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公十年

筆筆生動當時情事躍然在人耳目之間

初稅畝宣公十五年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先王之良法美意

其謂之何是以傳者交譏焉

大饑襄公二十四年

觀大侵之禮見先王畏天勤民實心實政

秋蒐于紅 昭公八年

古輿典贍可補周禮所未備

戰國策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戰國之時不復知有周天子矣錯獨曰劫天子惡名也大義凛然後魯肅之存劉王猛之戒不伐晉亦同此意

甘茂拔宜陽

讒臣在内大將鮮有能成功於外者此古今所同慨也

甘茂之言剴切曲暢可為萬世鑒

黄歇説秦王

當時策士往往嫁禍韓魏如黄歇之意在紓楚患耳迨

韓魏既亡不三年楚亦滅矣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不

信然耶文特雄辯

應侯謂昭王

先設兩喻正意只澹澹説過葢前既危言切論至是知

昭王之心已移故茀借比喻之辭一申明其説使聽者竦然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以趙之殘而難攻以韓魏楚之完而易取可見兵無常强亦無常弱而其機則在能懼與否而已

鄒忌諷齊王納諫

文甚諧麗動人却是千古不易之正論

淳于髠一日見七士

寥寥數語為歐陽朋黨論之所自出人以薦賢為嫌者可以祛其惑矣

馮煖客孟嘗君

馮煖焚券為孟嘗結民志也若漢之文景時下蠲租之令其得民也大矣豈區區市義之足云

蘇子說齊閔王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此權藉之說也聖人則以上順天道為權下合人心為藉王者有征無戰用此道也

田單攻狄

淋漓生動語語雋冷

莊辛論幸臣

文近於賦瑰麗可觀

蘇秦以合從說趙

文勢忽斷忽連若長江萬里波瀾無盡若移此神志明內聖外王之道仁義禮智之功當時所就又復何如哉

觸讋說趙太后

從容委曲而取成功可謂善於進言者

魯仲連義不帝秦

不帝秦大義也辭封爵高節也責新垣衍處風吉奕弈

魯君酒色味論

戰國之君皆講富强魯君獨舉四事警切動人尚有周公之遺教也

信陵君諫魏王

四公子中信陵最賢即此一書審度事理瞭如指掌雖

善謀國者何以加之

郭隗說燕昭王

昭王用郭隗之言卑躬致士卒復齊讐可謂賢矣

蘇代約燕王

形容秦處盡得其情狀文筆亦有循環刺蜚之致

樂毅去燕適趙

毅報惠王書雖急於自明其情志悱惻文辭深婉固書牘之祖也

秦

孝公下令國中

孝公亟思光復先業博謀於賓客羣臣得勵精圖治之意惜乎不知修德行仁沾沾於奇計彊秦也

趙良說商君

商鞅以殘忍鍥刻之性變法速效苟且目前何暇計治理之純疵耶孝公舉國以從悞矣

李斯諫逐客書

古人蒐羅賢才招以弓旌縻以好爵若既入其國而以客逐之則非矣李斯本邪辟之學此篇論取材宜廣則不可以人廢言也

子嬰進諫二世書

信任便嬖輕棄老成鮮有不敗人家國者漢唐之季覆轍相尋尤可浩歎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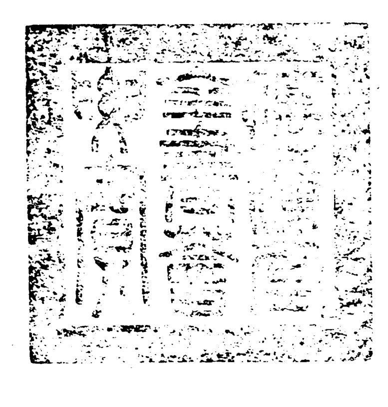
樂記云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確有至理

淳于髡說騶忌子

持論亦正特務為隱語終是戰國習氣

楚人對頃襄王

諷楚報秦有得於春秋復仇之旨全以譬喻行文彌覺古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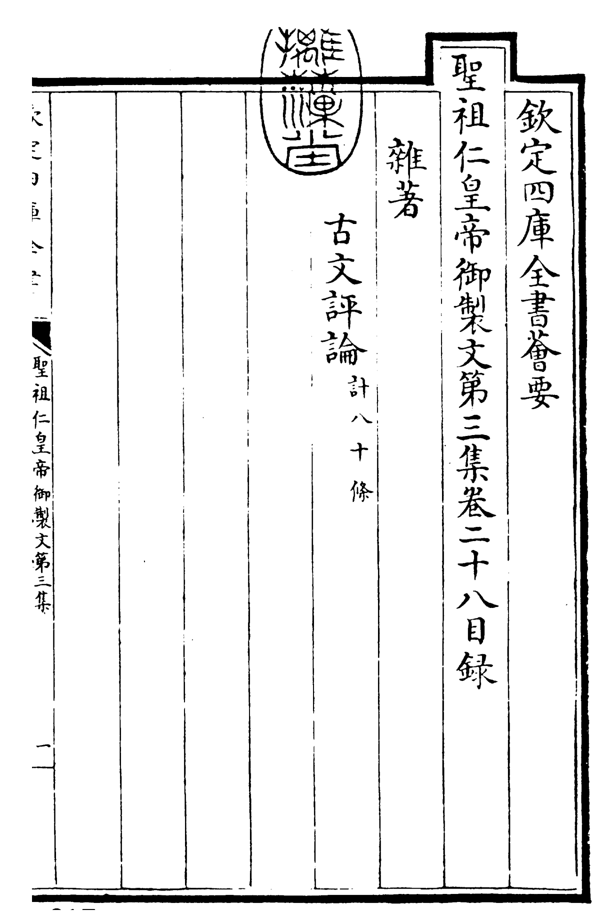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八目録

雜著

古文評論 計八十條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八

雜著

古文評論

漢

高帝

入關告諭

秦民重足而立如在湯火中一旦除苛法約三章人心

所歸天命繫之漢室數百年之基業定於此矣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申大義以動天下之心楚項雖强其勢已孤矣不必決之垓下之戰也

罷兵詔

豁達大度高帝之所由興罷兵一詔其氣槩尤可想見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重爵位念勲勞有國之常經軫恤曲至倍見篤厚之誼

求賢詔

人材者國家之楨幹儲蓄而器使之惟患其不廣高帝時取士之法未備宜其求之若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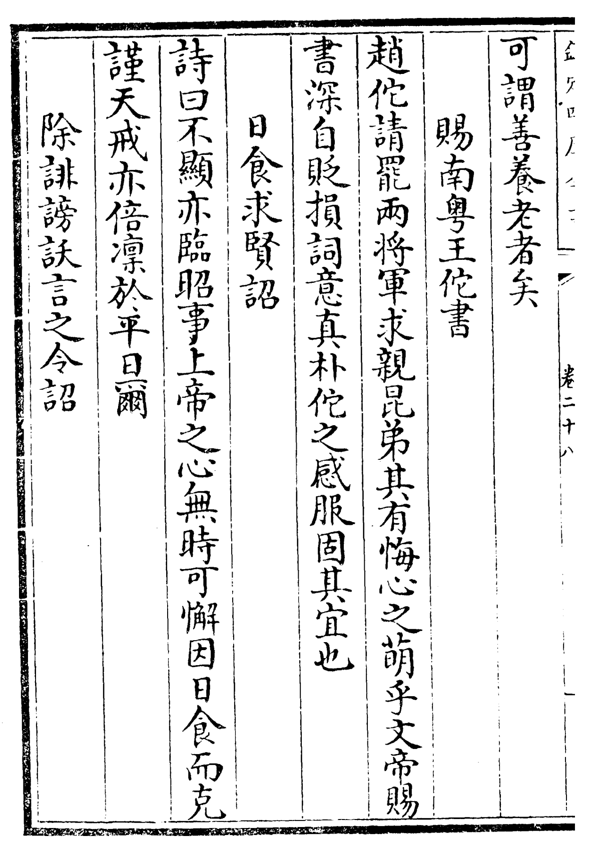
文帝

議振貸詔

民胞物與之懷形諸詔令自覺藹然如春

養老詔

引年尚齒三代之制具詳時存問厚賜予著為令典亦



可謂善養老者矣

賜南粤王佗書

趙佗請罷兩將軍求親昆弟其有悔心之萌乎文帝賜書深自貶損詞意真朴佗之感服固其宜也

日食求賢詔

詩曰不顯亦臨昭事上帝之心無時可懈因日食而克謹天戒亦倍凜於平日爾

除誹謗訞言之令詔

秦多厲禁高帝滌除煩苛乃誹謗訞言之令至文帝時始除之亦已晚矣

賜民田租之半詔

蠲租一事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窮谷荒陬皆沾實惠然必宮庭之上力崇節儉然後可以行此文帝賜田租之半葢由此道也

議犯法相坐詔

聖王下車以泣罪人忍濫及其父母妻子乎議除收孥

相坐律足徵仁厚之至

勸農詔

用意諄至數詞委曲千載讀之猶足感動況當時之人乎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

廣教化旌廉吏深得致治之原俗臻和樂職此故歟

除肉刑詔

或謂肉刑除而民輕犯法不可以勝姦不知肢體既殘

絶其自新之路慘莫甚焉易之以笞所全實多

除田租稅詔

文帝至是屢下蠲租之詔矣此真恭儉之實效非可勉行於旦夕者

令祠官致敬無祈詔

黍稷非馨明德維馨苟務修德天休自至若徒以祠官之祝辭而欲為人君祈福果何為耶罷之洵為卓識

策賢良詔

親策賢良自此始詔詞簡質猶見古人風旨

議佐百姓詔

念切民依務使家給人足而後已語語愷惻如見其憂勞之心

定和親詔

以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引為已咎是王者以天下為一家氣象

遺匈奴書

拳拳於寢兵恤民務期萬物各得其所卒致海內殷富

粟至十餘錢則其明效大驗也

景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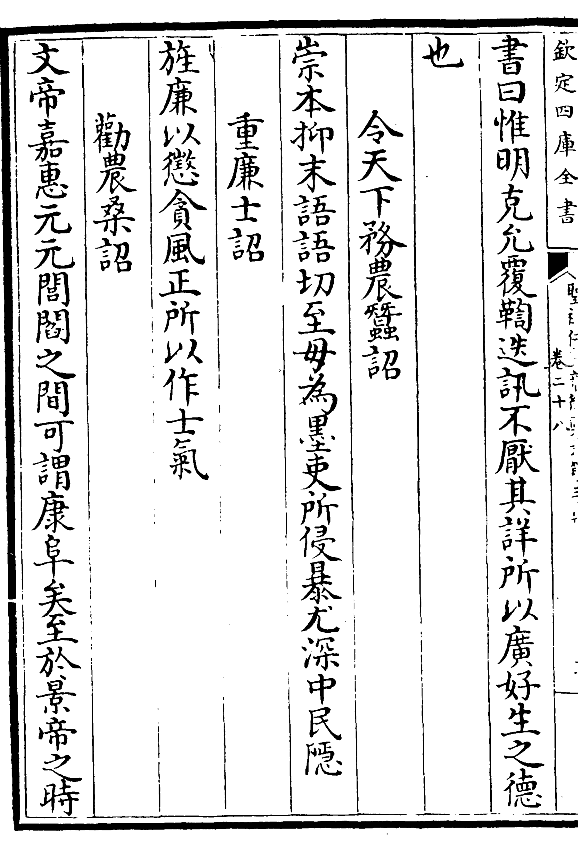
定孝文廟樂舞詔

高帝初定天下及乎孝惠之時百姓瘡痍未復文帝躬行節儉恩深淵流廟號太宗樂舞昭德宜哉

讞疑獄詔

詔詞嚴明有斷制然哀矜惻怛之意益可見矣

治獄務寬詔



書曰惟明克允覆鞫迭訊不厭其詳所以廣好生之德
也

令天下務農蠶詔

崇本抑末語語切至毋為墨吏所侵暴尤深中民隱

重廉士詔

旌廉以懲貪風正所以作士氣

勸農桑詔

文帝嘉惠元元閭閻之間可謂康阜矣至於景帝之時

猶不忘勸課農桑史稱其克遵前業信不誣也

武帝

策賢良制

申韓蘇張之習汩没人心已久武帝策士慨然以則先王法上古為問兩京之經學昌明儒修蔚起肇端於此矣

復策賢良制

武帝感仲舒之對策因復策多士當時崇尚經術登進

才賢意亦勤矣

復策賢良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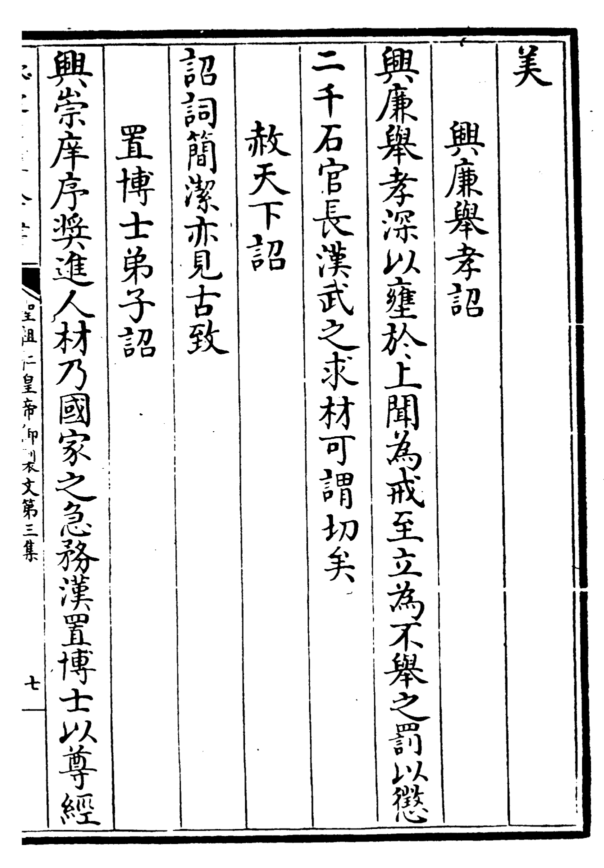
制辭屢進益切其於天人化理之源流可謂孜孜不倦矣

養老詔

恤老者而及其子孫曲體人情之至

策賢良詔

武帝復徵賢良文學詔詞蔚然古麗足徵一代文治之



美

興廉舉孝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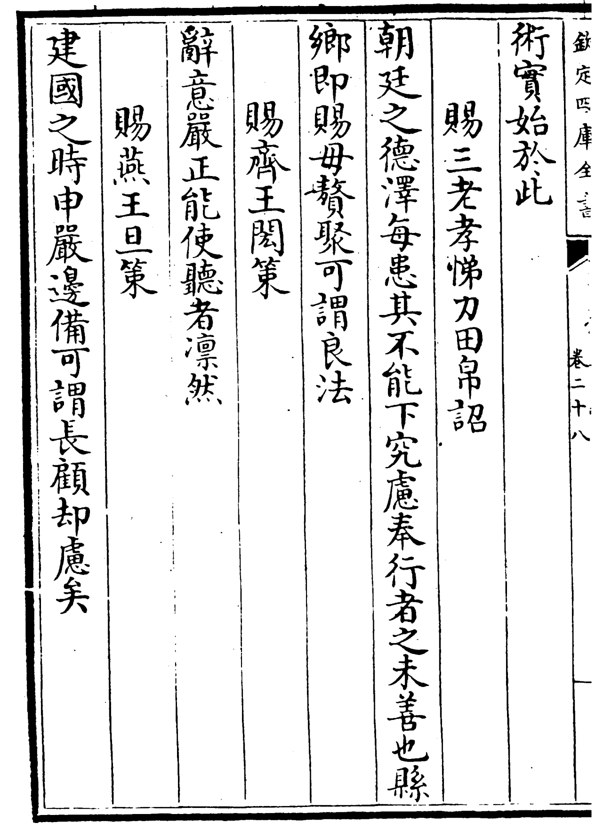
興廉舉孝深以壅於上聞為戒至立為不舉之罰以懲二千石官長漢武之求材可謂切矣

赦天下詔

詔詞簡潔亦見古致

置博士弟子詔

興崇庠序獎進人材乃國家之急務漢置博士以尊經



術實始於此

賜三老孝悌力田帛詔

朝廷之德澤每患其不能下究處奉行者之未善也縣鄉即賜母贅聚可謂良法

賜齊王閎策

辭意嚴正能使聽者凛然

賜燕王旦策

建國之時申嚴邊備可謂長顧却慮矣

賜廣陵王胥策

武帝分錫茅土鮮克令終於此見封建之不可復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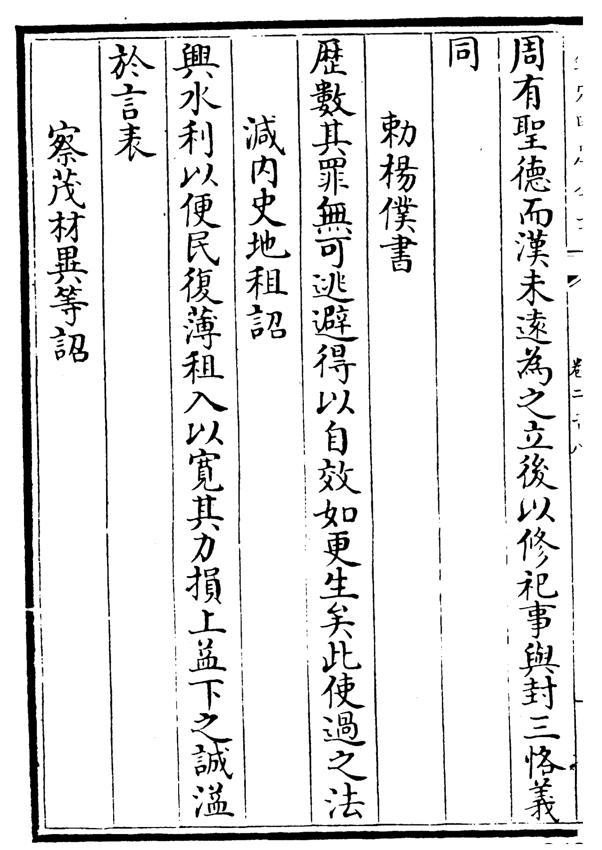
遣博士巡行天下詔

遣使固有專責因以問民疾苦留意人材曲折詳盡深得詔令之體

遣博士巡行江南詔

致粟救荒善政也詞氣尤極懇惻

封周子南君詔


周有聖德而漢未遠爲之立後以修祀事與封三恪義
同

勑楊僕書

歷數其罪無可逃避得以自效如更生矣此使過之法

減内史地租詔

興水利以便民復薄租入以寛其力損上益下之誠溢
於言表

察茂材異等詔

人之才分不齊曷可拘以常格昔人相士謂於牝牡驪黃之外亦此意也

賜會稽太守書

嚴助與淮南王相結故非人臣禮治郡無聞其罪之小者

賜吾丘壽王璽書

時以東郡多事任壽王以都尉且兼太守之職倚毗至專其何以逭隕越之咎

罷屯輪臺詔

武帝於稽古禮文之事修舉廢墜俾三代典制燦然復興有功世道不淺乃不克遵文景之節儉遂致海內虛耗晚年悔悟已無及矣

昭帝

賜涿郡韓福等五人詔

優賜有行義者使修孝弟以教鄉里較之居官盡職裨益尤多

賜燕王日䨇書

論情論理步步緊嚴結語更極警痛

宣帝

地震舉賢良方正詔

宣帝鋭意圖治是年春以歲饑詔振農民甫三月又因

變詔舉賢良皇皇不自暇逸中興之業已見一斑

令郡國舉孝弟詔

漢承秦敝敦本行以挽頽風乃其要務故自文帝武帝

皆致意焉

罷車騎等屯兵詔

戍卒之勞自古為甚特詔罷之惠民實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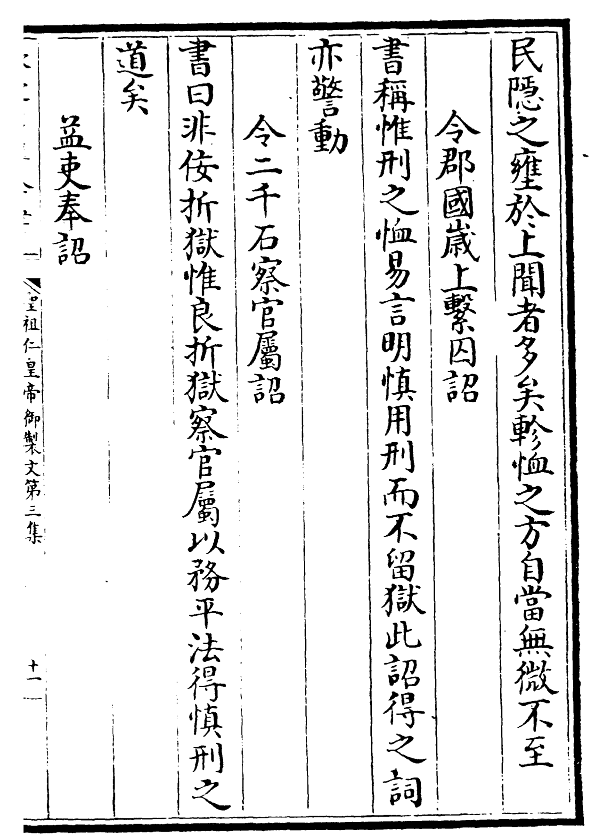
遭喪勿繇詔

以公家繇役致民不得葬誠為可憫詔詞惋惻入情

首匿勿坐詔

倫紀至重則首匿可原風化所關自不得執一而論

減鹽賈詔


民隱之壅於上聞者多矣軫恤之方自當無微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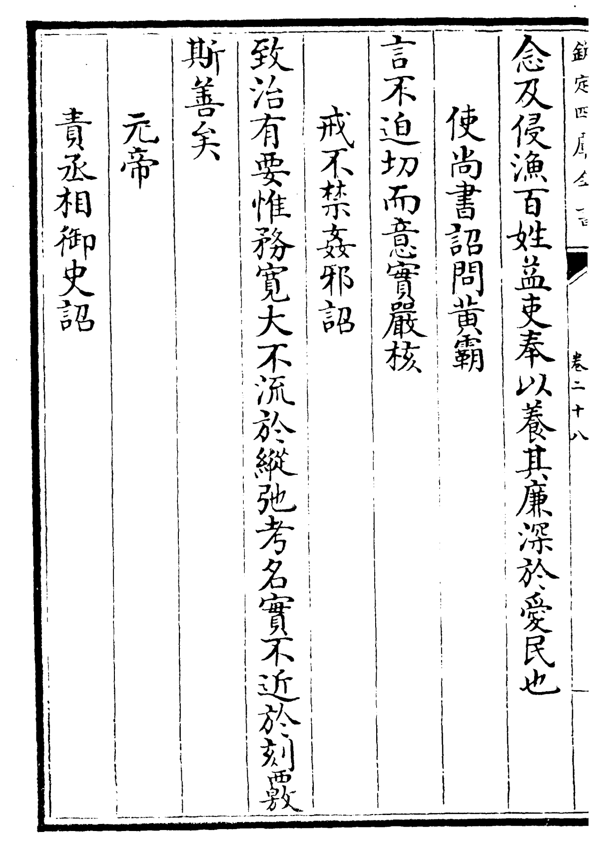
令郡國歲上繫囚詔

書稱惟刑之恤易言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詔得之詞亦警動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察官屬以務平法得慎刑之道矣

益吏奉詔



念及侵漁百姓益吏奉以養其廉深於愛民也

使尚書詔問黄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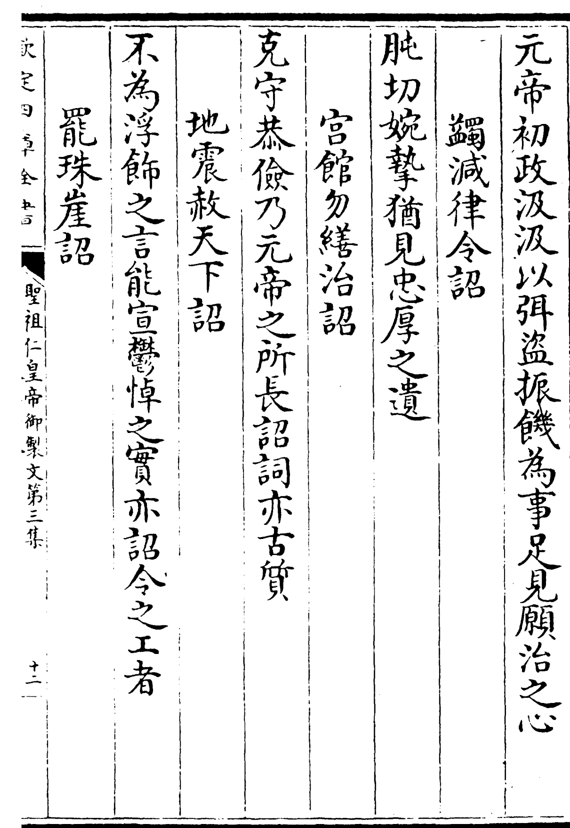
言不迫切而意實嚴核

戒不禁姦邪詔

致治有要惟務寛大不流於縱弛考名實不近於刻覈斯善矣

元帝

責丞相御史詔



元帝初政汲汲以弭盜振饑為事足見願治之心

蠲減律令詔

肫切婉摯猶見忠厚之遺

宮館勿繕治詔

克守恭儉乃元帝之所長詔詞亦古質

地震赦天下詔

不為浮飾之言能宣鬱悼之實亦詔令之工者

罷珠崖詔

懇惻之情溢於言表

赦天下詔

矜全民命惟恐陷於苛吏之深文此史臣所以贊其寛弘也

罷甘泉建章宫衛詔

詞近質實意則周詳

復責丞相御史詔

亟於拯民之困圖維肫切情見乎辭

罷初陵縣邑詔

漢文最為沉鬱此獨以華贍出之已開唐人風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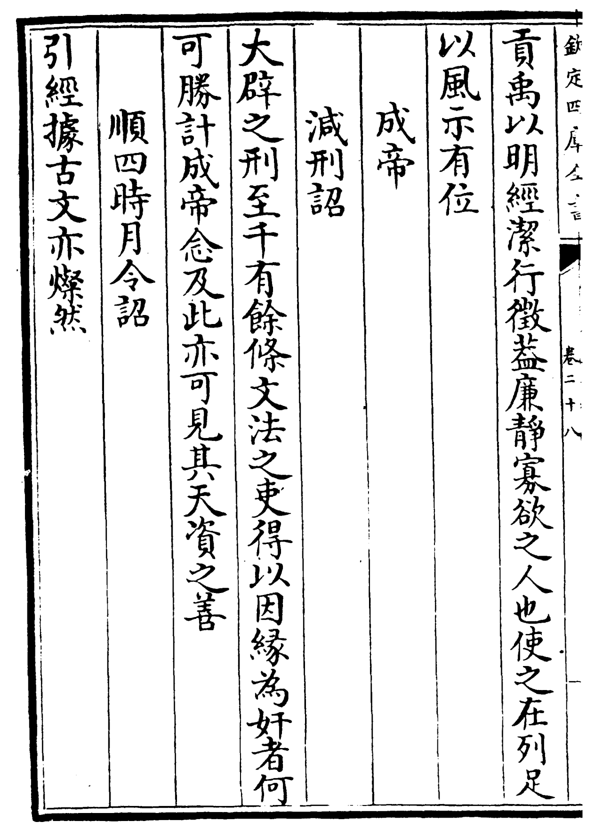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委婉諄復足以啟人之悟班史謂元帝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於茲可見

勅東平傅相詔

傅相之於王任至重矣以詔勅督責之最得要領

報貢禹



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葢廉靜寡欲之人也使之在列足以風示有位

成帝

減刑詔

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文法之吏得以因緣為奸者何可勝計成帝念及此亦可見其天資之善

順四時月令詔

引經據古文亦燦然

舉博士詔

儒官專司教化所關至重固當慎選其人

勸農詔

漢之文景首重農桑優恤勸誡詳於他務成帝此詔猶有繩其祖武之意

遣使者廵行郡國詔

遡流民失業之由思所以振救安全之委曲周到具見誠悃

禁列侯近臣奢僭詔

辨等威崇節儉則僭侈不作而風俗可淳匪細故也食祿之家尤易流於奢靡令行自近深中竅要

哀帝

罷樂府官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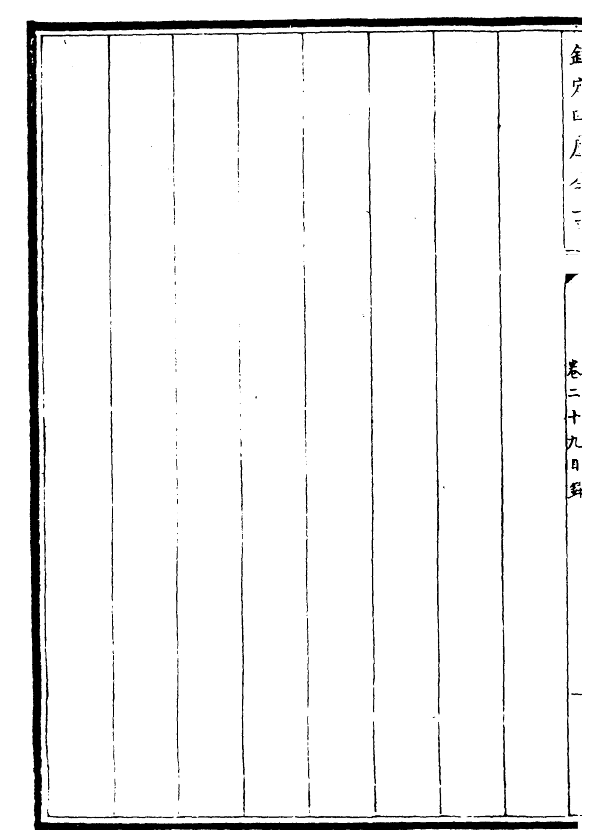
君子聽樂以平其心葢將於宮縣考擊之間求制作之本原也若鄭衛之聲何可並列樂府以煩專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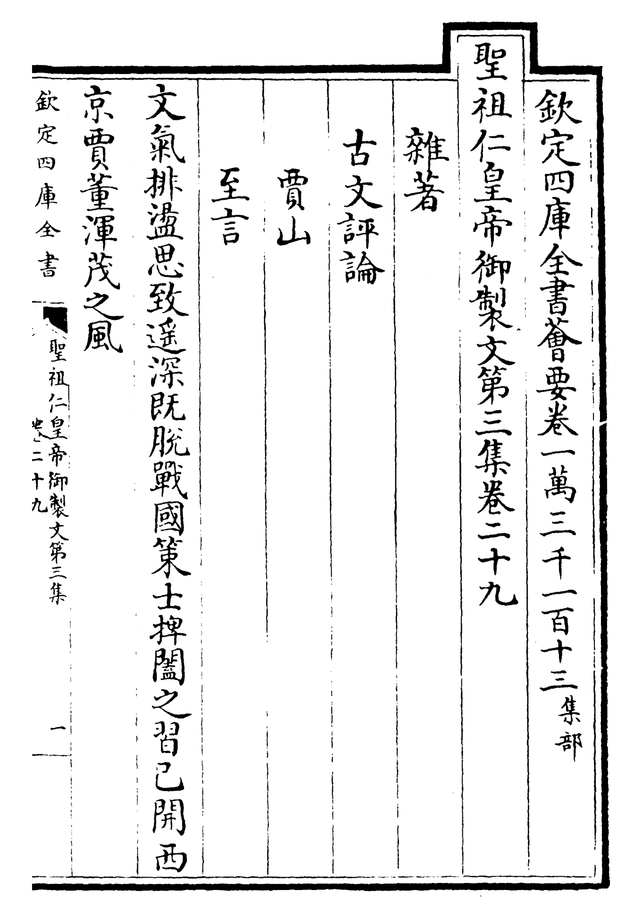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九目録

雜著

古文評論計七十條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九

雜著

古文評論

賈山

至言

文氣排盪思致遥深既脫戰國策士捭闔之習已開西京賈董渾茂之風

賈誼

陳政事疏

誼之大計在遏亂萌而厚風俗上下古今目光如炬負此異才惜乎厄於絳灌而不能用也

請積貯奏

王道之大不外教養兩端賈生惓惓於當時者如此所謂王佐之才非晁錯之策可比

封建子弟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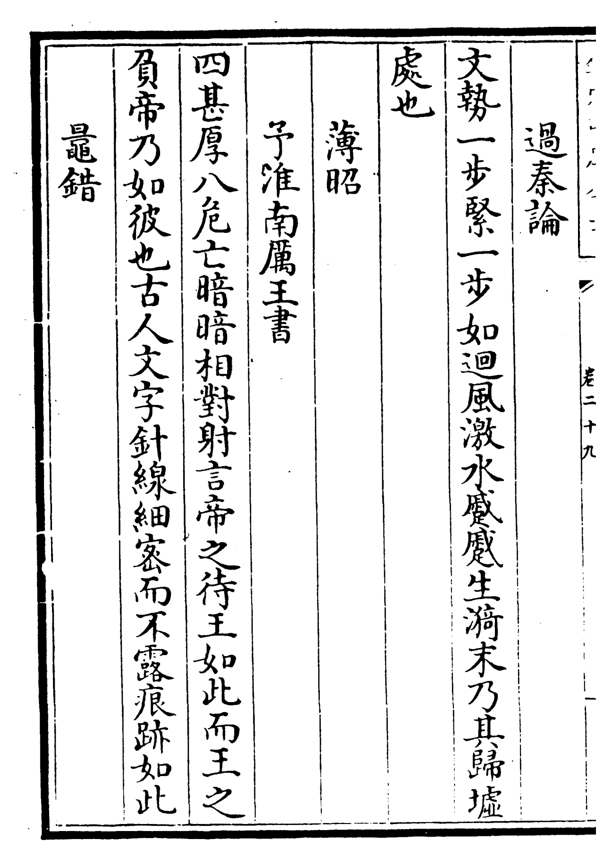
亞夫所以能平七國者恃梁為之扞蔽也誼言已先執左劵矣顧不謂之天下才耶

諫封淮南四子疏

前疏請以淮南地益淮陽意葢不欲文帝之分王淮南諸子也恐帝不悟故訟言之

諫民私鑄錢

此奏與唐臣劉秩之議前後同指七福與四美亦略相似古今異宜方資博採耳



過秦論

文勢一步緊一步如迴風激水蹙蹙生漪末乃其歸墟處也

薄昭

予淮南厲王書

四甚厚八危亡暗暗相對射言帝之待王如此而王之負帝乃如彼也古人文字針線細密而不露痕跡如此

鼂錯

上言兵事書

錯學刑名而精於兵事如此可知古人兵家法家同原異趣班固作刑法志首言兵制特詳得其指矣

請募民實塞奏

首一節舉秦事以為鑒中一節言遠戍之不便後一節言徙民塞下之利末仍收歸前二節意矩矱森然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是時帝已從錯言徙民塞下矣故錯因前奏而更詳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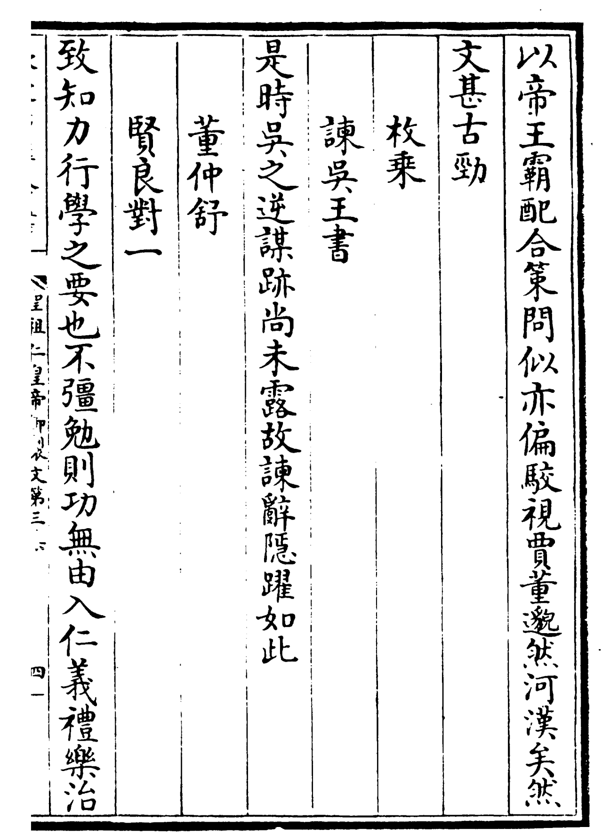
重農貴粟奏

重農貴粟之道在於抑末作禁游惰敦儉樸斥奢靡若以粟為賞罰農人之粟有限適所以便利商賈而究無勸於本業也

請入粟郡縣奏

郡縣入粟以備用遂可勿收民租誠根本至計可謂名言碩畫

賢良對


以帝王霸配合策問似亦偏駁視賈董邈然河漢矣然文甚古勁

枚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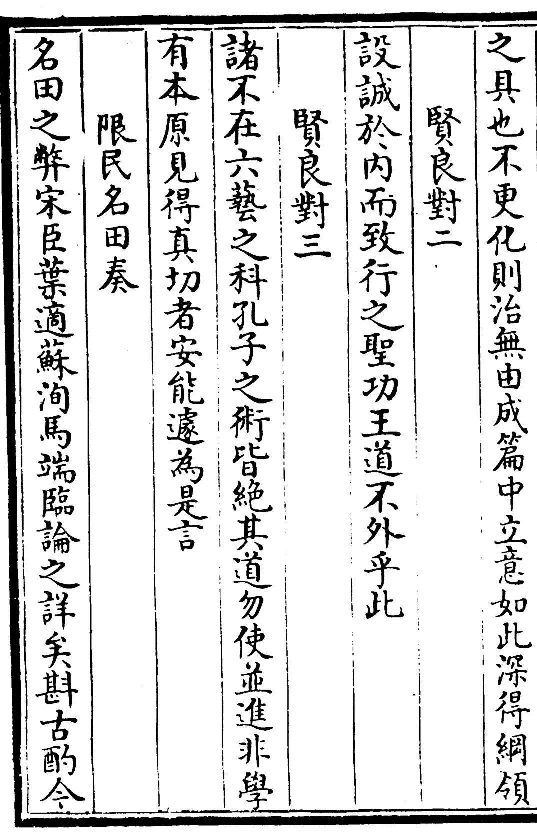
諫吳王書

是時吳之逆謀跡尚未露故諫辭隱躍如此

董仲舒

賢良對一

致知力行學之要也不彊勉則功無由入仁義禮樂治



之具也不更化則治無由成篇中立意如此深得綱領

賢良對二

設誠於内而致行之聖功王道不外乎此

賢良對三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非學有本原見得真切者安能遽為是言

限民名田奏

名田之弊宋臣葉適蘇洵馬端臨論之詳矣斟古酌今

事未易言也

淮南王安

諫誅閩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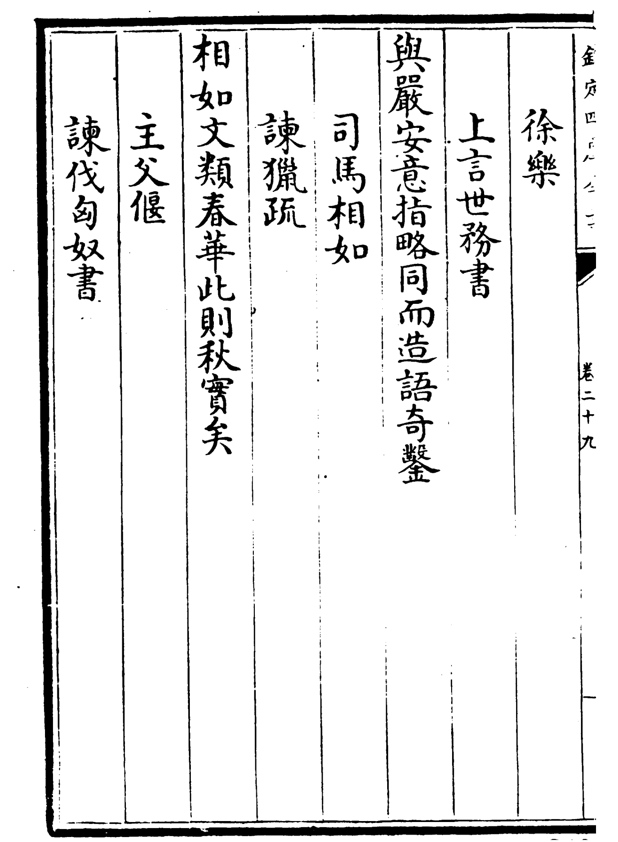
明暢雅健辭能達指

嚴安

上言世務書

此書特爲窮兵而發前言禁奢侈是引端後言郡守權

重是餘波文家賓主之法也



徐樂

上言世務書

與嚴安意指略同而造語奇鑒

司馬相如

諫獵疏

相如文類春華此則秋實矣

主父偃

諫伐匈奴書

文有紀律亦極嚴整

東方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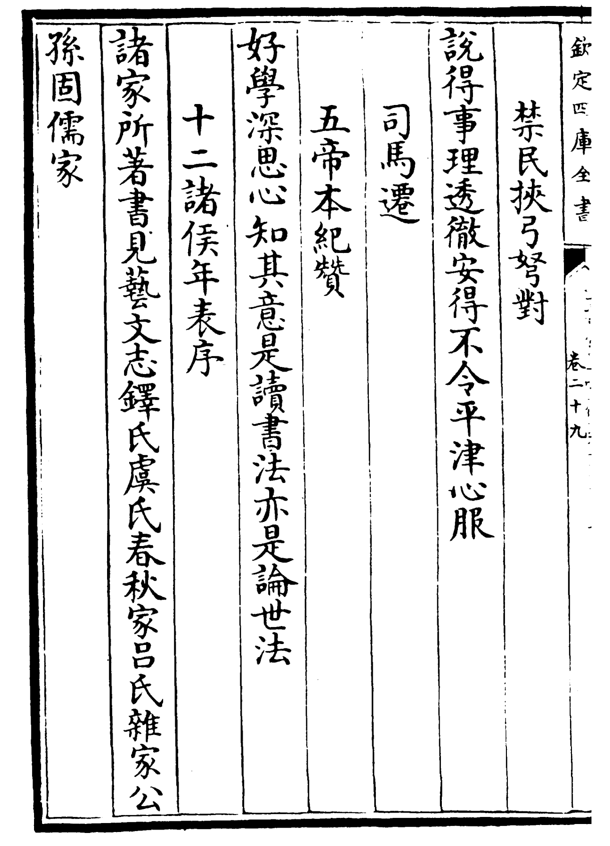
諫起上林苑書

論上林宜與民公利即文王芻蕘雉兎之意

化民有道對

朔此文與諫起上林苑書及拒董偃事可稱謇諤豈得以滑稽目之

吾丘壽王



禁民挾弓弩對

說得事理透徹安得不令平津心服

司馬遷

五帝本紀贊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讀書法亦是論世法

十二諸侯年表序

諸家所著書見藝文志鐸氏虞氏春秋家呂氏雜家公孫固儒家

秦楚之際月表序

受命之亟是疑辭一統之難是斷語兩意相反又互相發方透得出受命正意文之有開闔者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周以形勢弱而衰漢則形勢强矣立意特微婉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末一段葢因漢法少密坐罪者多頗致慨惜之意却能以深婉之筆出之

禮書

先王制作之旨雖未能盡得其精微而文采斐然可資論討

樂書

古樂之亡久矣漢去古未遠宜尚有可論次者豈泯滅於燔書之後耶讀此令人有遐想焉

律書

六律之學史遷論之頗詳

平準書

漢興民物凋敝至於武帝初年人給家足網疎而民富則文景以來休養生息之實從可知矣

孔子世家贊

只至聖二字千古贊孔子者何以復加

伯夷列傳

表章伯夷實始孔子故此傳專以孔子為據怨字即從孔子語中拈出又從怨字生出天之報施意從天道生

出一段議論逐節相生錯綜變化

孟子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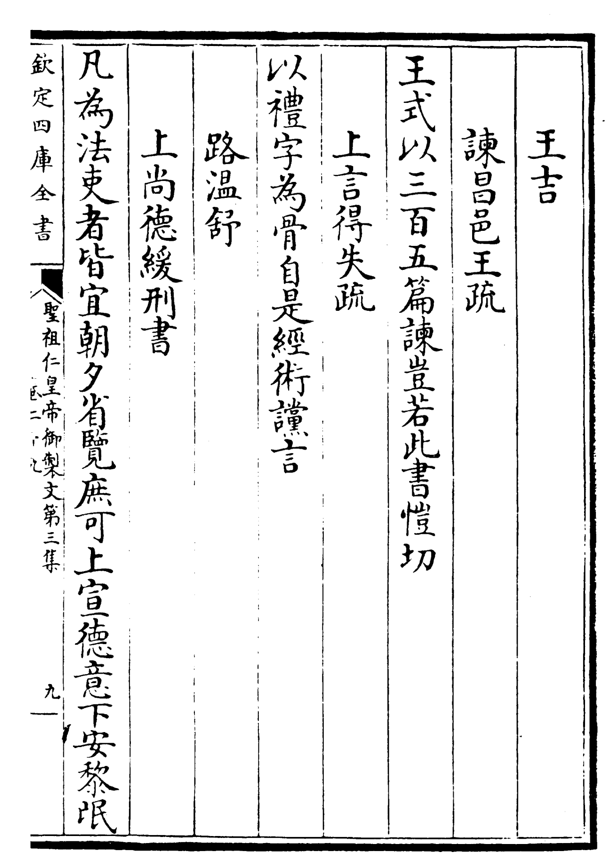
漢人推崇孟子者多與荀卿並稱此傳如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等語直以孔孟並舉不為無見

儒林列傳序

詮次井然詳雅文勢逸宕是史遷本色

太史公自序

觀史遷以述往事思來者自任處殊感慨淋漓


王吉
諫昌邑王疏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豈若此書愷切
上言得失疏
以禮字為骨自是經術讜言
路温舒
上尚德緩刑書
凡為法吏者皆宜朝夕省覽庶可上宣德意下安黎氓

魏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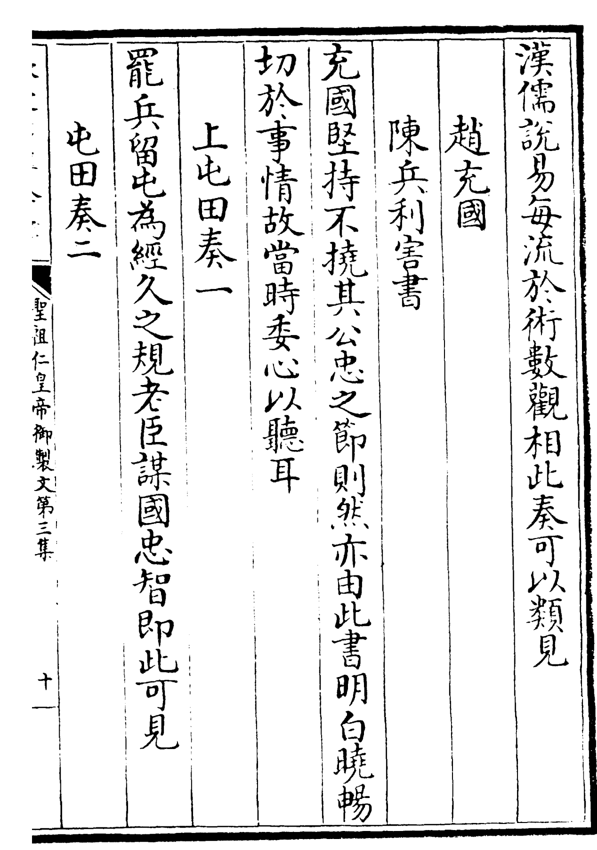
諫伐匈奴書

案今年以下真宰相語也丙吉問牛喘視此不太迂闊耶

條便宜奏

二十三事及相傳中所云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即賈誼董仲舒所言也惜未臚悉

陰陽月令奏



漢儒說易每流於術數觀相此奏可以類見

趙充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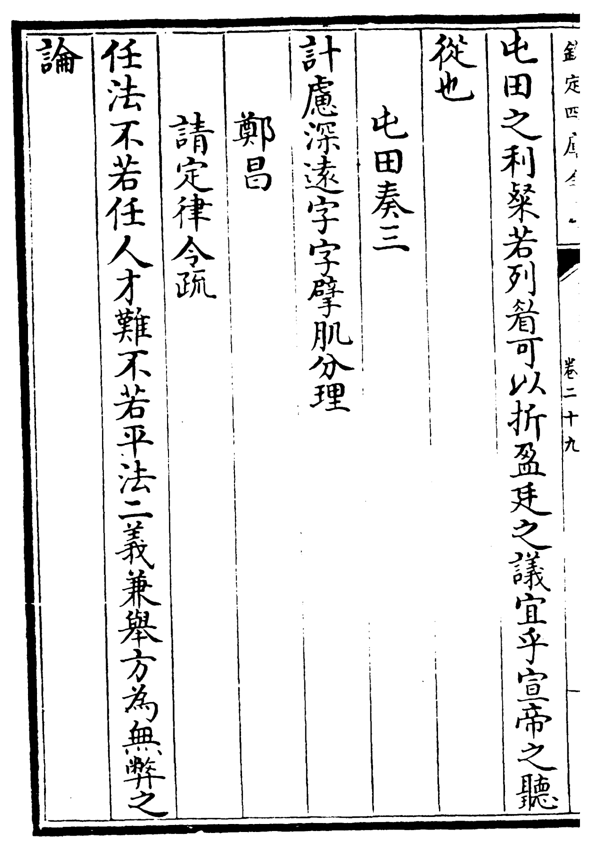
陳兵利害書

充國堅持不撓其公忠之節則然亦由此書明白曉暢切於事情故當時委心以聽耳

上屯田奏一

罷兵留屯為經久之規老臣謀國忠智即此可見

屯田奏二



屯田之利粲若列眉可以折盈廷之議宜乎宣帝之聽從也

屯田奏三

計慮深遠字字擘肌分理

鄭昌

請定律令疏

任法不若任人才難不若平法二義兼舉方為無弊之論

張敞

上霍氏封事

末後一段已知霍氏之必為逆特以千里騰書不敢宣露故微啟其端張敞真能臣也

劾黃霸奏

霸相業本無足觀所劾二事亦甚奇

自請治盜賊書

敞能治盜而不純用刑罰所以可取

賈捐之

請棄珠崖對

遠稱三五良規近述祖宗已事援古証今深識體要

匡衡

政治得失疏

辭理醇正而字字警動

治性正家疏

治性則强其所不足正家則防之於未然自是不刊之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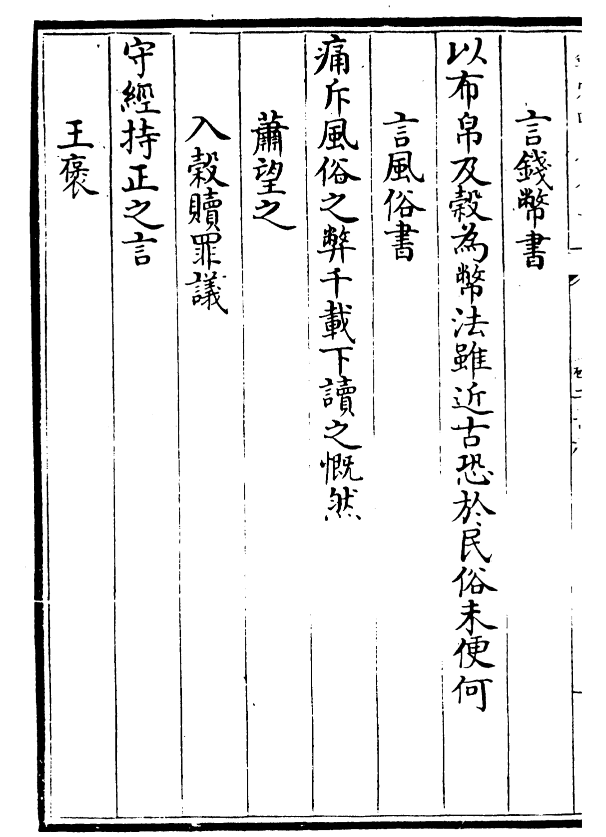
戒妃匹勸經學疏

乾坤肇易理之原關雎開王化之始疏中暢發此義洵經術名言修齊要道也

貢禹

循古節儉奏

因事進言達意而止若無意於文而一種矯拔處自不可及



言錢幣書

以布帛及穀為幣法雖近古恐於民俗未便何

言風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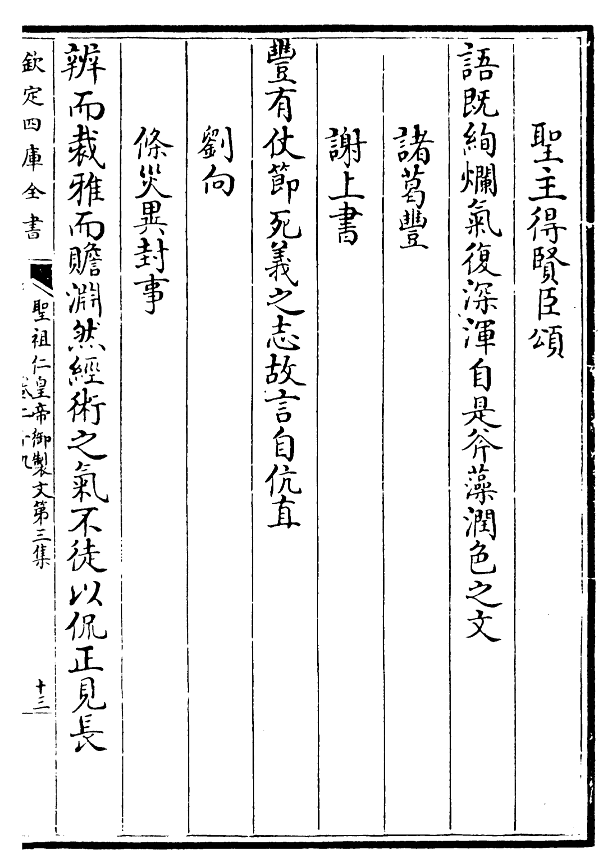
痛斥風俗之弊千載下讀之慨然

蕭望之

入穀贖罪議

守經持正之言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語既絢爛氣復深渾自是斧藻潤色之文

諸葛豐

謝上書

豐有仗節死義之志故言自伉直

劉向

條災異封事

辨而裁雅而贍淵然經術之氣不徒以侃正見長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延壽湯雖有矯制之罪而其功自不可泯中間比較功罪處明爽動人

諫起昌陵疏

既博稱賢聖又指切亡秦益見始皇之昏暴厚葬之非宜可爲後世園陵奢侈之大戒矣

極諫外家封事

雖雜引古事而言理則晰毫解縷故爾卓犖不磨

定禮樂疏

當成帝時所急誠不在此然論自不可易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九